

小說組評審會議紀錄

主持：陳麗音博士

評判：白雲開博士（白）、潘明珠女士（潘）

會議日期：2004年3月23日

整理：陳志達

潘：今年作品數量不多，但頗有新意。我選了《罐頭女孩》、《葬禮》、《桃夭》、《A Hard Day's Night》，還有一兩篇有些猶豫，也拿出來談一談，就是《曼徹斯特的雲和月》和《既濟》。

白：我選了《既濟》，《桃夭》，《歡樂今宵》，《A Hard Day's Night》，《愛米米》和《罐頭女孩》，沒有編排次序。有幾個作品我覺得值得一提，但卻不能入圍。這包括：《兩個我》，《買鞋》，《是時候》和《窗外》。看來我們的意見比較一致，二人都選上的有：《葬禮》，《桃夭》，《A Hard Day's Night》和《罐頭女孩》這四篇。至於《既濟》和《曼徹斯特的雲和月》，則有些差距。

陳：是不是可以先談談意見較一致的四篇呢？即《罐頭女孩》、《桃夭》、《葬禮》和《A Hard Day's Night》。

潘：四篇中，我比較喜歡《罐頭女孩》和《葬禮》。《罐頭女孩》和《A Hard Day's Night》兩篇都用了一種現實和幻想夾雜的寫法，但我比較喜歡《罐頭女孩》，因為我覺得《罐頭女孩》將幻想部份發揮得比較好，同時又能帶出一個信息。《A Hard Day's Night》到了後面像是還有甚麼想寫，但卻又在這裏收了筆，令人覺得作者的文筆未能完全表達到他所想說

的，在這裏就可以簡略地分出了高下。而《葬禮》和《桃夭》呢，我覺得《葬禮》的風格很完整，作者用的那些感官的處理可以造成很好的氣氛，表現了對活著的人的嘲諷，當中提到活著的人錯過了一些別人給他的祝福，頗能觸發讀者思考。我覺得這篇的內涵比較深入一點。而《桃夭》其實也很有創意，但有些地方就比較牽強，所以我覺得《葬禮》會比《桃夭》好一點。

白：我跟你意見相同，覺得最好的是《罐頭女孩》。奇怪的是，今年的作品不知為甚麼都喜歡選一些相對比較富想像力的題材，包括《A Hard Day's Night》裏面的女孩懂得和兔子說話。不知這是不是現在的寫作趨勢，傾向極度幻想。也許是寫實的題材對年青人的吸引力不大，所以年青人比較喜歡寫一些富想像色彩的題材。以這種題材來說，《罐頭女孩》就寫得很紮實。小說中寫的情景出現的機會很微，但作者能夠把它寫得像實際存在一般。相對而言，《A Hard Day's Night》中的兔子便不夠具體。相反，《罐頭女孩》則寫得很具體，罐頭女孩在故事中扮演一個重要的角色。簡單來說，就像一面鏡子，用以映照「我」這個角色——一個十七歲的少年。關鍵之處就在於：它能借一個不可能又或是說極富幻想力的形象，將自己這個「我」投射進去，而且挖掘得比較深入。這題材本身是比較寫實的，雖然它用上想像比較豐富的場景去處理，但它拿捏得挺好。這故事說出了在這麼一個沉悶的生活模式下，哪些才值得我們珍視。究竟是自設的限制令我們不能跳出既定框框，還是我們根本就是樂在其中呢？這些課題似乎都比較成熟，但它

卻用上相對奇怪的手法——罐頭內出現一個女孩，從平淡甚至老套的題材翻出新意，因此頗有特色，而且文字也寫得很好。我覺得今年的作品有一個可喜的現象，就是一般作品的文字都比以往好。

潘：看得出作者很著意去經營文字。

白：對！那種文字經營的用心是可以看得出來的。至於《A Hard Day's Night》，我覺得題材是好的，但有些意思未說得透徹。主題涉及自我認識，進一步認識自己，而這主題又似乎是年青人最需要面對的：究竟自己是誰，自己的特點在哪兒，自己的喜惡又是怎樣的呢？有些答案是想當然，可是現實卻並不如此。這故事似乎在探討固有形式和真相之間的差距的問題。題材無疑是好的，但文筆和題材的處理不及《罐頭女孩》那麼圓熟。如果在兩者之間作出比較，我就覺得《罐頭女孩》略勝一籌。

潘：它們都說出了現在的年青人常常覺得寂寞……

白：對，就是這樣。

潘：他們每一天的夜晚當一個人獨處的時候都覺得很寂寞，如《A Hard Day's Night》說的是一個上班的人受了老闆氣等等的不如意，而當他知道有人能和他對話，能明白他的心聲，他就很開心了。但它的處理卻沒有驚喜，到了最後只是不見了那隻兔子就算了。我覺得在處理上，它應可以是把感情提高一個層次。而就《罐頭女孩》而言，它能夠反映到作者自己的

心理狀態。譬如他也不用怎樣理那個罐頭女孩，而她就自己在罐頭圈裏跑來跑去。這象徵著一個學生在考試，或者在圖書館、課室，都是這樣一個環境之下而感受到那一種寂寞。罐頭女孩沒有那麼多的寂寞，但有時還是可以看到她寂寞的神情。小說的結尾就有一個所謂的寂寞人互通的情形。到最後人物過渡到十八？，然後很開心地跳舞，給人一種比較美好一點的想像，不會帶給人很沉重的感覺。在這方面，可見到它高於《A Hard Day's Night》之處。

白：我覺得《罐頭女孩》能寫出現代香港年青人的心態，小說中的主角並不是生在一個破碎家庭，也不是家境困難，但問題是父母常常不在家，所以主角要吃罐頭，這個處境本身就寫得不錯。這可能像一個社會調查，表現了現今年青人寫的都是身邊一些和自己比較有關係的事。為甚麼他會寂寞，為甚麼他有這麼多的負面感受……，可能這些都和環境有關。如果按類似的題材來說，《罐頭女孩》就帶點超脫。主角雖然寂寞，但他卻不會向更負面的方向想，他仍然有一種自我解脫的能力。寂寞的罐頭女孩和那個男孩子之間互相分享的片段，就表現得很好。此外，我覺得這篇文筆很好，作者能於一些細緻地方表現他的幽默，或一些小聰明。他有一種……

潘：睿智。

白：對，睿智之類。例如小說開始說要？容對待的情況包括甚麼甚麼，寫得很有趣，表面看來好像沒有說甚麼，但其實它在諷刺，諷刺之

餘引出罐頭女孩。這種就是寫心理而寫到相對上客觀的做法。他像是循序漸進地將這件奇怪的事分析歸類，用了一個比較有趣而且相對理性的方法，處理這一個不可解的現象——罐頭女孩。譬如他開首時說的那個紙皮箱，像一個宗族被別人佔領了似的，被擠進一些魚罐頭之類的東西，因而變成一個龍蛇混雜的倉房，接著又說自己不會為此而黯然神傷……。他不斷預設問題，然後自己把它解開。這個過程中，作者便將自己的想法放進去，這種手法是寫心理小說很常用的，但他就是多了一些邏輯和理性，因此我覺得很有趣。

潘：有時有些作者會故作驚人，但他卻不。我覺得他是觀察力很強，很沉著地去洞悉一些事情之間關係的人。他會突然地帶給你一個驚喜，在小說中到了某一些地方就會給你一個小驚喜。例如他說到換罐日時，用了一些數字來做一個所謂“tricks”，這是很有趣的。

白：對，他用了許多這類的語言。另外他可能受到一些當代小說寫法的影響，在嘗試回憶碰到罐頭女孩的事時，他會很清楚地交代他忘記了，如大概是在哪裏，時間大概是幾點。另外他描寫怎樣重遇罐頭女孩的文筆頗好，很短，不刻意鋪寫出來，但用一些簡潔的句子或用語便能扼要而且清晰地表意。這是他比較優勝的地方。

潘：我想這篇的排名應該放前一點。

白：對，應列入三甲。

潘：你也給其他的作品一些意見吧！

白：對於《桃夭》我有些不明白的地方，我覺得它有點複雜而且凌亂。作者似乎希望寫很多東西，但似乎整理得不怎麼好。讀者可能需多費點心機多念幾部書，才能明白小說的主題和內容，但我覺得這是可以接受的。這篇事實上

是寫得不錯的，因為它加進一些後設配事和寫作的元素，如寫作當刻的過程，設計結局，組織情節等等；但我覺得它的組織還未夠清晰，脈絡很亂，這是我覺得它未臻成熟的地方，但是它的文字不錯，尤其是它寫狄源生和灼寧之間的對話，很簡單，但很能喚起讀者的共鳴。

潘：我想他會是一個比較喜歡文藝的年青人。

白：對，這是一個文藝味道較重的作品，但不少穿插其中的情節較為混亂，無法弄得清楚明白。這篇作品想寫的東西是不少的，我猜想作者想表達的主題，可能是一個感情關係的設想。可是這設想比較不真實，稍欠說服力。我覺得《桃夭》就似是一個神話多於現實世界可能出現的情景。相對而言，《罐頭女孩》反而有一個真實性，雖然它也是不可能發生的故事，但它可以寫到如在目前的效果，這一點是《桃夭》所無法做到的。《桃夭》要製造一個像桃花源一般的景象，如銀色蝴蝶，給人有機會去改變命運等等，有一些現在流行的神話和魔幻元素。這種元素無疑是吸引人的，但我覺得故事的組織和鋪排部分就沒有《罐頭女孩》那麼好。不過，它還是一篇不錯的作品。

潘：剛看這篇作品的時候，我也覺得這個作者是很有心思的，但看著看著則覺得他有意將事件的脈絡鋪排得有點亂，或者在脈絡之間穿插一下，我想他是不是想仿效一種電影的感覺，就是造成一種蒙太奇風格。例如那個女孩子是失憶的，而她的記憶裏就是她所幻想的桃花源。它不是想反映現實，而是想表達彼此的情愫關係，更準確地說它最想表達的是去到一個渺無人煙，只有一個美景，只剩下他們互相愛慕的兩個人。但去到最後，他又像是要反對這事，是不是這樣就叫做找到真愛呢？又有點向自我發問的味道，又像是精神上有點錯亂的人一樣，去問自己的潛意識究竟是怎樣的。如果他開頭的時候是表達一些在現實中找不到的美麗的世界，是可以在潛意識的記憶中找到的

話，那他是可以表達得到的。他最後也說，很累了，放下筆，跟著就再次走進那個世界。故事裏面的主角都是一個作家，而這個作家就是要為自己塑造一個這樣的世界，我覺得這裏就可以看得出他的筆力，這是我選這篇的原因。

白：我也同意它本身的設計比較宏大，這也是我覺得它複雜的原因。他放了很多元素進去，例如開首時源生跟灼寧說話時有三次很驚訝的表情，說出了他的故事的情節有多相近，似乎是預示了後面的情節發展。中間有些地方玩得挺好，如他中間說『灼寧苦笑起來』，我心想：沒有理由……

潘：以為他打錯了。

白：對了，我當初也以為是作者打錯了字，怎麼會是灼寧的呢，但後來他又玩一次——如源生說「這你也看得到，你真利害。」這地方我覺得挺好，但後面則玩得有點失控，我發覺不只是那裏有類似的亂子出現，後面也有。問題就在於：如果只玩一次，效果是很好的。當讀者投入了，並且產生懷疑的時候，他又再出來解開讀者的疑竇，有點像驚悚片。但後面作者沒有再玩，源生也沒有再出來解釋，但卻一樣有類似的亂子。究竟亂子是灼寧自己思想的混淆，還是她以往失憶時的片段混入了現實片段，而和故事本身三者之間產生混淆呢？可惜我看不出有這樣的脈絡，也不知產生混淆的真正原因。其實這做法是好的，正好證明了這程式是行得通的。灼寧失憶之前的那個現實、她現在的夢境及小說中的子靈，三者可以這樣玩而且玩得這麼透，玩得很好；但作者在後面似乎就駕馭不了，他是有筆力的，只是有些地方有點亂而已。有些情節則是意料之內的事，情節的發展已成必然。當然不是說所有的故事情節都必須出人意表，但這就使後面的情節失去了吸引力。另一方面，角色的名字也越來越亂，究竟誰是誰，無從稽考。到了文本末尾，便出現拖沓或累贅的地方，如後來出現的銀蝴

蝶，叫他要決定，又叫他可不可以多陪它一會，因為類似的情節實在俯拾即是，要是作者將對話刪掉，甚至交代一下便走了，對情節發展影響也不會大，但卻可使文本看來清通明快得多。

潘：我也贊成它在開始時有吸引讀者讀下去的吸引力，因此就算覺得有點亂也不要緊，因為想追看下去，希望作者為其解謎。而到了後面，它的亂則可能影響了它的效果，所以整體來說，我會把他的排名放在第二三位之類。

白：我同意。或者我說一說《葬禮》吧！這一篇的作者比較喜歡寫心理。這本來就很不錯，而且它是比較集中地表現這一方面。他的文筆也不錯，起碼看了這麼多頁，也沒有發現毛病。在寫心理的時候又能把他過去的背景和想法表現出來，這是很好的。此外，生日和葬禮在一天，也造成很特別的效果。再如文本中不少打岔的地方也寫得很有趣，如他去到靈堂怎樣用掉解慰錢，死海又怎樣怎樣。另外在第六頁第二三段所說，當哀樂奏起，她的「三叉神經韻律式地跳動，……有一種抽搐般的自虐美……黑色的布甸……凝結，凍住空間，凍住哀愁，一切就像到達了永 的靜止。聲音流失了，黑色的布甸於是慢慢地消融……消融……她，睜開眼睛……」，這種玩弄思想感覺，又在一些描寫中加入不同的感覺，融合在一起，造成了很好的效果。又如「像一盤蝦仁冷盤，以悲哀為佐料，以哀樂為伴菜，冷冷地上場」，這些是文人的筆法，可以看出他刻意經營的苦。然後又突然間跳到去世的爺爺，這種突然的跳動很有心理小說的那種意識流的味道，我就很欣賞它這種的跳動，而且它穿插得很好。只是文本最後又突然出現“1997”的字樣，究竟它是不是想寫一些比較嚴肅的題材呢？是不是藉自己的生日來代表香港7月1日回歸祖國的重生？而葬禮又是不是暗示送葬了香港人的希望呢？文本語焉不詳，無從稽考。

潘：不知有沒有這麼大的意圖。

白：不知道，因為她最後一句「鬆開手中緊緊握住的一元港幣，看見它的發行日期：1997。」，因此令人不期然想起它的生日和葬禮是不是代表著些甚麼；但它又似乎不是想說這樣，因為文本中其他日期：2003年4月17日，農曆又是3月16日，這些都和1997拉不上關係，但它為甚麼要提1997年發行的港幣呢？如果它有特別意思，又沒有把它和其他內容扣上關係；如果說沒有，又好像多了條尾巴，這真有點莫名奇妙。

潘：它打岔的地方是不是每一處都是有意識的？這問題就比較難去推敲。但我也贊成這篇小說有不少地方都是很有心思的，例如它能夠把葬禮所給予一個人心靈所帶來的震撼表達出來。例如第六頁寫尼姑的嘴唇像蠕動著蚯蚓一般，從不同的形狀來描寫，寫得很好。另外，他又說起聞一多的《也許》，但那一首詩是寫革命者的死亡的，這裏會不會又是一種暗示呢？但這裏去世的是他的師母，又跟革命扯不上關係，令人解不開，想不通。整體來說，他的文筆是很費心經營的，但內容方面的關聯性不足，不能令讀者明白他想說的題材究竟有多廣。

白：他的文筆在第一段已表現得很不錯了，作者刻意製造了那種錯過的感覺。例如她喜歡在前一天最後的時間開始洗澡，一直到第二天，這種複雜的心理描寫表現了一種細膩的思考及設計。作者在開頭說洗澡怎樣令她變得真實，而水蒸氣又令她變得虛無……在真實與虛妄之間，在潔淨與骯髒之間，在赤裸與虛偽之間，這表現作者的思想是有這一方面能力的，他能夠寫出一些比較細微的事。而在這篇中還有不少這類的描寫，這是對心理世界很深入的發掘。但反過來看，則令內容的關聯不是太明顯。例如第一段「收到前男友的祝福……錯過，她跟他錯過。」這個錯過在後面卻又並沒有特別提及。

潘：是呀！我本來也以為她後面會有很多的引申。

白：還有第二頁第二段，「就讓她任性一次，今天，是她的生日。就隨著她的慾望行事……」我還以為她想要幹些甚麼事呢，原來不是。即是說她會誤導讀者往某些方向想。又如在此之前她說鴉片，又說？澤里惠，又說甚麼「唯女子與小人難養也」，說了很多東西，但又看不到有任何跟進。她可能在寫心理，但即使是寫心理，在作者可以駕馭的情況下，用這種方法去表達一些相對上不直接的信息是可以的，但問題是要把脈絡理清，而在這篇中正正缺少這方面的處理，結果大堆信息給放在空處，叫讀者不知所措。幸好，文本仍有不少可取的地方，如寫參加葬禮的人像「蒲燒鰻魚」便很傳神：《葬禮》裏的人的確是不知道在做甚麼的，加上穿著黑衣，真有點鰻魚的模樣：「一排五人，剛好是一串浦燒鰻魚，宿命地穿連在一起，置身於這個死亡場所」。這類的簡短的文字寫得很好，但卻未能好好運用這優點來串連整篇。因此我只是喜歡作者個別的文字，這些可用作教材，拿一段出來給學生討論，我想現在的學生會比較了解這種跳躍得不見痕跡的寫作，在這方面它有它的好處，我想它也可進入三甲，對嗎？

潘：我也贊成，因為現在的年青人也是有很多東西想的，這篇小說頗能反映這個現實。因為太多東西在腦裏了，我看這篇作品的感覺就像上網一樣，不斷地有很多東西出現。某程度上反映了當她碰上生死問題時，腦海裏的激盪，或者是她碰到了一些她平時會比較少面對的葬禮儀式時，有很多的奇思妙想。另一方面，它的缺點是太能反映年青人的那種紊亂的想法，它又受到某些書本、傳媒、流行歌曲等等的影響。我也贊成它可列入三甲。

白：那剩下的是《A Hard Day's Night》。這篇文筆上就比較平實，它沒有《桃夭》那一種

文藝腔的表達，亦沒有《葬禮》那一令人驚喜的句段，但它卻能夠寫到它想說的東西。這篇作品的對話比較多，但相對來說，角色的個性卻不很突出，正如那隻兔子，我覺得它的個性並不太明顯。這篇的文字功力比起剛才三篇顯得稍遜一籌，但它勝在情節本身很好。它的主題——自我認識不足、面對自己的時候要坦白等都寫得很不恰當。

潘：我也覺得它掌握了一些很傳統的小說的醜事方式，而且它的對話運用得不錯。它的前部分要比後面好。尤其是兔子由不說話到懂得說話，就帶給「我」一個自我的覺醒，重新檢視自己的身份——他為甚麼要搬家呢？他為甚麼要做這種事呢？這從他和兔子的對話慢慢地顯現了出來。但兔子除了能說話及了解他之外，兔子的功能發掘得不夠深入，或者可以說一下他和兔子的關係之類，如果後面能在這方面花點心思多著一些筆墨，那效果會更好。

白：我也同意。文本結尾有點故意讓兔子消失，好完結故事的意味。這篇作品可視作成長小說一類，即是在成長的過程中，主角需要認識自己，令自己知道自己有哪些地方需要反省，反省之後對自己認識的程度又再加深了，或者認識到真正的自己。這方面就借用了兔子作媒介。同時也加深了主角對兔子的認識，使他知道原來自己一直都錯認兔子喜歡某一種香味。這不是一個真正的知識，而是一種對價值判斷的反省。事實上，我們常常想當然地認為一件事如此做就對，卻原來一直都看錯了。類似這樣的題材是很值得寫的，而作者也能清楚地表現出來。但如剛才所說，他到了末尾則有點駕馭不了的情況。他的文筆平淡了點，雖然能夠表意，但卻無法從文筆方面找來更多欣賞這篇作品的理由。

潘：我們是不是只有三個？

陳：還有優異？

潘：那麼它可以入選優異。

白：如果我們同意剛才《桃夭》《葬禮》《罐頭女孩》三篇屬三甲的話，這篇應該排第四，它似乎還及不到那三篇的水平。

潘：沒錯，可以排第四。

陳：另外三篇是不是可排次序呢？

白：我想《罐頭女孩》應該是冠軍。

潘：對！應該是冠軍，這個大家意見一致。

陳：《葬禮》和《桃夭》呢？

潘：我比較喜歡《桃夭》。

白：這兩篇我覺得各有好處，不過《桃夭》的架構比較好，而且看得出它花的心力比較多，我不反對《桃夭》得亞軍。

陳：即是說按次序：一是《罐頭女孩》，二是《桃夭》，三是《葬禮》，而《A Hard Day's Night》就是優異？

潘：其實今年好的作品都很接近，有好幾個都值得談。例如剛才提及的《既濟》……

白：還有《曼徹斯特的雲和月》。不過我覺得這一篇給人十分濃重的程式感。

潘：即是通俗小說的感覺？

白：對了，可能它原本的構思比較綿密，所以給人堆砌故事的感覺，一個叫阿月一個阿雲，一個是暫住的過客，一個是在該地居住的移民。中間的穿插我覺得寫得不夠深入，譬如男角阿雲的感情寫得比較表面，阿月寫來又給讀者不真實的感覺。寫到最後，他們一起跳舞、

對詩，我也覺得很不真實。似乎是先找來很多詩句，然後看哪裏用得著便放進去，結果越多。這裏就有點像他所說的「為賦新詞強說愁」的感覺。整篇的結構倒是不錯的，但在這些便顯得有點做作了。我不是說這樣的情節不可能出現，只是它給人的真實感並不強。

潘：我覺得它的整體很平均，它似乎是學了一些小說的寫作技巧，知道怎樣鋪排一個故事。這是一個很好的練習。而且他懂得用一些詩串連起角色的感情，他是用心用一些技巧的，或者是因為用得不夠圓熟，因而變得有點造作。作者的努力是值得讚的。

潘：如果《曼徹斯特的雲和月》與《既濟》兩篇比較，就當然是《既濟》要好一點。

白：是呀！其實《曼徹斯特的雲和月》開頭看到它說胡亂地拿了一張紙，寫下對方的電話之後，赫然發覺後面那一句話，對我來說感覺是很強的。如果它就此停住，後面不再說便好了。因為詩句在後面出現得實在太多了，給人一種要把準備好的詩句全？出來的感覺。我很同意他有誠意寫好這篇小說，而且嘗試找很多方法把它寫好，但始終手法不夠成熟，不能不著痕跡地把一些東西滲進去。而且單從佈局看，它仍然有可以改進的地方。不過無疑這篇是值得讚的，因為作者的確很努力。尤其他插進很多的雲月纏綿，有點像《梁山伯與祝英台》。這是一個不錯的嘗試，但可惜比它好的作品其實不少，《既濟》就是其中一篇，因此不能把它排入名次。你對《既濟》有甚麼看法？

潘：《既濟》是一個以現實做背景，如香港的家庭怎樣的困惑之類的故事。中間亦有提及父母炒賣股票及生意失敗，而主角因而面臨了自己學業上及與朋友之間所產生的問題。其實這也是一個成長的故事。但作者可能是想運用某些技巧還是怎樣，我看了兩三次還是不太清楚，就是作品中的「我」會突然出現，如第二

頁，「那天，我第一次見到她。」這裏的「她」當然就是主角的情了，但主角已經回家吃飯了，那這個「我」又為甚麼會在這兒出現的呢？時間的次序是怎樣的呢？為甚麼要加這個「我」在這裏呢？他可能是很趕忙地寫出來的，因為如果他有重新看一次的話，則必然會把它修整得嚴密一些的。因為它本身人物很多，例如他的同學等等，因此這個「我」的突然出現，就會打亂了故事的脈絡。開始的時候我還覺得它是可以放進考慮之列的，但他的瑕疵又令它只能夠放進優異或者是推薦發表。

白：我非常同意，因為他的配事技巧未夠純熟。例如他對配事人稱的安排，配事視角的安排等頗為凌亂。另外究竟是誰和主角談戀愛？

潘：就是那個馬勇呀！

白：是嗎？是馬勇？

潘：第七頁，蕭遙問馬勇去不去尖沙咀，而馬勇就問主角：「你也去呀？」這裏就暗示馬勇喜歡她了。

白：這個「你」是……

潘：就是主角。

白：我還以為他是在問蕭遙呢。其實我覺得它這裏是有兩個「她」的，一個是蕭遙，那個似乎很用功，家境比較貧困的。一個是綺晴，那個父母不理她，有個蘭姐的。我不知道是不是這樣。我想這篇作品的最大缺點就在這裏，我看了幾次還是理不清。它本身嘗試用楔子、（一）、（二）將它分開，但又不是完全分開，所以就有點混亂，讓人搞不清楚。我看得明白的是第一頁和第二頁所說的，那應該是蕭遙，她似乎是大陸移民，因為他說繁簡字對照難不了她，她就這樣入讀了一年班。看來她該是插班生，而她的父親就是裝修工人，而她的表姑

姑是很有錢的，所以我覺得這裏說的應該是蕭遙，她讀書很勤力，常常去自修室的那一個。到了第四頁則像是轉了說那個有錢的「她」，即是那個綺晴。但不知道為甚麼又會出現阿Mark，那句「昨天，忘了問你叫甚麼名字？」「阿Mark。」這個阿Mark究竟是誰呢？

潘：會不會是馬勇？

白：這個是馬勇？

潘：嘿，我當他是。因為它的名字對不上。

白：這就是這篇小說一個很大的缺點。我覺得作者應該先用簡單的方法記下自己的角色，哪個是哪個；哪一部分應該用哪一個人的角度來描述事件；寫哪一個人的故事。他應該清楚地讓讀者能夠掌握角色的分野，就算是不清楚明言，也需要間接地佈置足夠的提示。

潘：他轉視點的地方的確有點亂。有的作家是全段一個視點，轉段的時候才轉視點，這樣就清晰得多了。而且它的男主角不知道是不是那個「我」呢？還有它是通過其他角色的情節推動去說男主角的，這樣就看不出互相之間的友誼是怎樣的。

白：如果他在這些地方安排得合理一點，又或者讓讀者容易多明白一點，這一篇可夠得上水準之作，甚至可列於三甲之內。因為這篇的題材實在不易處理……包含了不少東西。

潘：沒錯，它是想寫很多的。

白：而且它的文筆是可跟《桃夭》媲美的，文本交代事件的長短拿捏得恰到好處，沒有寫得過詳或太簡約的問題，這已經很不簡單。可惜就是剛才的毛病，就是交代得不清楚。其實只要在現實文本補上一些名字，讀者便可把情節聯繫起來。

陳：既然如此，它是不是也可以比得上《A Hard Day's Night》，給它個優異獎，還是說只給個推荐發表呢？

白：我覺得可以給優異獎。

潘：應該可以。

白：這篇小說前面用北島的詩，後面用上既濟卦，是不是暗示一個沒有結局的開始，或者表示開始的時候很開心，但接著就很混亂呢？可是文本後面卻又不是太亂，而是角色各有歸宿，想出國的可以出國，不能出國的也有其他事做。這裏又似乎不是它預先安排的題目，又或者北島的詩所暗示的那樣。但它在開頭楔子那裏引了北島的詩，又加了那麼多的說明，既是楔子，似乎在要求讀者按著這個模式欣賞，但事實上那首詩卻跟後面的內容沒有太大的關係。它說「一切都是命運／一切都是沒有結局的開始／一切交往都是初逢／一切愛情都在心裏」，這些都好像和內容沒甚麼直接關係。以上這些似乎是可以改進的地方。作者的確用了很特別的方法處理開頭和結尾，但問題在於它不能令讀者如願地找出其中的關係，變成閱讀起來辛苦了一點。如果能在情節上下一些工夫的話，或者真的可以做到首尾呼應的效果，又或者中間能有些提示，令讀者閱讀得容易些，那會好一點。

潘：不過也可以給它優異獎的。

白：我也同意。

潘：他想掌握身邊的一些題材，而且生活感的確很強，所以是值得嘉獎的。

陳：那即是說一二三名都有了，還有兩篇優異。

潘：還有一篇《歡樂今宵》，也值得一談。

白：這篇有點像《罐頭女孩》，給人一種很開心、很舒服的感覺。但缺點就是不知道為甚麼要有個歡樂今宵，可能是因為古巨基那首歌的緣故吧！作品中很多地方都有相似的問題：就是有些東西不知道為甚麼出現。小說中有很多的懷疑，或者在心理描寫部分加入了些理性，這些地方都很有趣。例如第一頁：「我會懷疑自己的想法，尤其在浴室裏抽煙的時候，頭腦簡直像泥漿般失去活力……我懷疑自己有一點點喜歡上她……我無法確定任何一點」。最後：「比如：當我把煙吸進肺部時，會懷疑自己是不是在抽煙」等等。這些邏輯似乎是有些根據的，也許是從別的作品中借用過來。換言之，有一些存疑的現象，即你天天見到的現象你都會懷疑它的真實性，這類表現手法比較多。還有它在中間穿插的人物如登山客等，都各有特點，但它明顯想將不同性質的人物放在一起來表達某些東西，但它又不是說得太多。好像第三頁第3部分那裏，它說：「我確切感覺到喜歡她，是在昨天的晚餐上，他和她之間的談笑嬉弄，簡直像一對感情穩定的夫婦……而我是眾多來賓的其中之一……」這一類的想像在作品中是很多的，這種想像是切入一個情景中去寫一些東西。譬如這裏說「不過，由始至終，他們不是夫婦，而我也不是他們任何一個的記憶的一部份。我是以一種可以被捉摸的狀態坐在那裡，坐在席上，拿著實在的東西，擁有溫度和體重」。這部分一開始也是用這種表達：「當第一天過去，出於程式編定，第二天很自然便會來臨」。一件看似順理成章的事，作者都偏要把它寫得不是順理成章的一樣，就好像程式這樣安排，所以就這樣發生了。

潘：但你覺不覺得它很片段式呢？可能他只是把迎新那段時期的一些片段抽出來而已。但迎新的時候才剛剛進大學吧！這麼快就歡樂今宵？其實我開始的時候也覺得它很有青春氣息，它表現了一些年青人很容易交到朋友，很

容易就可以玩成一堆。他們會說誰有情敵，誰又喜歡誰，這些事的發生都可以是來得很快。還有一些他們玩的遊戲之類，能反映很多他們生活上的事情。但我還是覺得它在很多地方都流於片面，個別來看像是十幾分鐘的鏡頭下的一些生活景象，但就未看得出它的故事性又或是深入點有個甚麼主題。

白：他似乎有一些想法，藉這種相對比較流行的手法表現出來。當然，也是寫一些心理，一些角色「我」的心理，將之穿插於文本中。譬如第六頁第5部分那裏「直至中午乘搭旅遊巴士離開，暫時撇開戒指和名貴的酒的事，避免令敏感的身體變得更敏感」。「從迴避問題的角度去看呢，我覺得目的是達到了。但當無法解決的時候，這就是一種最好的迴避」。這種將角色自己的行為用理性或用一個解釋去交代的文字，在這篇作品中是很常見的。又如：「我無法抗拒，再次想起所有在這段時間裡略過的事。我是從她的說話開始聯想的：『我男朋友也會送我戒指』、『不過，其實我不喜歡他』。」接著那句很有趣，「簡直像哪副不合規格的、糟透了的對聯一樣嘛。」接著就把兩句話排出來。這種以玩文字的方式將對方的說話重新組織，在自己的腦海中迴盪一次，然後擺放出來，是這篇作品中一個很重要的技巧。又如後面的對話：「『只要想著有意義的話便可以呀』、『而且，跟女孩子開心跳舞，實在一點也不麻煩呀。』」這些不是規範的中文，但似乎他是吸收了某種語言風格，然後把它放在這裏。而且它突出了時下年青人對語言，對身邊事物的看法和表現。我覺得這些文字寫得挺好。他不斷否定自己的說法，否定自己的看法，而將一些不是理由的理由擺出來，形成一種強烈而且比較特別的語言風格。我覺得這一篇在這一方面是比較好的作品。

潘：作品裏提到的一些論調，並不是人人都接受，可能現在有些年青人確有這種想法。不

過，我也同意有些地方是加插得很好的。

白：我認為這一篇可以推薦發表。

潘：可以的。

陳：那麼，《歡樂今宵》就作推薦發表吧！還有其他作品想一提嗎？

白：這一篇《愛米米》……

潘：以一隻貓的角度來寫。

白：這篇的文字不算很好，卻能把一些情趣表現出來。它的情節不算突出，但看下去似有感覺。這篇是比較自戀的，題材本身不是太突出，用貓的角度來寫總算特別。文本寫得也並不是很好，但也容易讓人感受，算是一篇不錯的作品。

潘：這一篇以小動物的角度來寫，初看時覺得挺好的，有人寫一些比較有童話色彩的作品。但是文筆不好可能是一個原因，它好像是想找一些新角度，比較新鮮一點的方式來寫，但就未掌握得成熟。情節上有些許驚險的地方，但也只是生活上一些比較細微的東西，沒有帶出甚麼強烈的信息，所以也就沒有把它放進入圍名單。

白：另外那篇《兩個我》並不是說很好，但我覺得寫這種題材值得提一提。即是未來科學昌明，就可能有這類複製人的出現，那人的價值應該怎樣去處理呢？人本身究竟有沒有生存權利？……當然這類小說題材也不罕見，但這篇的嘗試方向也是好的。缺點是沒辦法深刻地表現複製人的悲哀，雖然他努力嘗試，但始終沒

法表現出來。我覺得這類題材可以進一步發掘。事實上 DNA 的技術的確到了可以出現複製人的地步，這一類型的作品我想是可以作多方面嘗試的。

潘：我想有些科學元素的題材比較少人寫，如果可以在這方面發掘一下也是好的。只是他說故事的能力似乎並不是很強。

白：其實在這方面他如果能繼續努力，能夠掌握到一種題材，繼續寫下去，日積月累，可能會有更好的成就。還有可以一提的就是《薄》那一篇，雖然情節有點造作，但文筆倒是不錯的，有點文藝腔的味道。證明作者有不錯的表達能力，如果作者能夠選到一些比較好的題材，或者情節可以表現得比較真實，又或者具體一點的話，可能會有另一番局面。

潘：這次的作品數量雖然不是很多，但是水準不錯。

白：這次的作品在文筆造詣上比較高。好像《愛在公元前》，很難得它做了那麼多押韻的地方。作者找出那麼多的韻腳，然後押韻地把故事說出來，可惜欠缺深度，情節也比較老套。

潘：武俠題材用長詩的方法是很難駕馭的。

白：對！

陳：這次意見基本上很一致。我重覆一次排名。第一是《罐頭女孩》；第二是《桃夭》；第三是《葬禮》。優異獎有《既濟》和《A Hard Day's Night》。推薦發表的是《歡樂今宵》。謝謝兩位！